非虚构

子牙歌者

宋灵慧

一条河，一个人，一段革命历史，一曲红色之歌。

这河，是子牙河；这人，叫赵文岭；这段历史，关于民族英雄马本斋；这首红歌，吟唱英雄和祖国。

华北大地上，太行山一脉南北，滹沱河东流而下，行至河北献县名曰子牙河。子牙河从献县枢纽闸出发，在天津汇入大清河，最后流入渤海。俯瞰，子牙河是一棵以平行姿势生长于冀中大地的树，它的根就在献县。歌者和被歌者跟子牙河一样，长于斯，出于斯，都书写了红色的人生。

赵文岭出生在子牙河上游滹沱河汇入的滏阳河畔苗庄，与马本斋村庄相距40公里。30多年前的某一天，端起了相机，赵文岭顺流而下，开始追随英雄的足迹。

赵文岭一定是受了某种召唤，才开启了这段不平凡旅程的。不然，一个农民，一个看起来跟艺术毫不搭界的农民，不安生打工养家，何以跟摄影纠缠得热火朝天？

1988年，银川某建筑工地，赵文岭一双防水工的双手，一边糊口，一边摄影。居然，1989年在宁夏建国四十周年摄影大赛入展。缘此，他《宁夏日报》的记者朋友告诉他，自己去过献县，采访过马本斋故里，回民支队故事值得挖掘的太多。

从朋友眼神里，他看到了对英雄火样的热望；从朋友语调里，他似乎领悟了艺术生命的支撑。

1990年春天，子牙河水依然从高高的节制闸向北，转过臧家桥古码头向东，再向北，再向东，如一条蜿蜒的龙。赵文岭一辆自行车，一架相机，从滏阳河出发，向北，向下游，向曾经的东辛庄，如今的本斋村，向历史纵深行进。

那年，赵文岭34岁，跟河岸的杨柳一样，逢着恰好的青春。

行进中，赵文岭发现，英雄的足迹也如同子牙河一样，时有断流，呈碎片化。他穿胡同，进民宅，走访清真寺。本斋村，千百次走进走出。一段段丝丝缕缕的记忆，一件件斑斑驳驳的实物，一次次高高低低举起相机，赵文岭越发觉得，他有责任让英雄的足迹接续成一条河。

此时的他，只记住了使命，完全忘记了艰辛。他所有采访，不仅没有任何经费，还因为他这个唯一壮劳力放弃打工，全家生活不得不依靠白发娘亲带领妻儿种田支撑。从赵文岭的苗庄，到本斋村40公里，冀中方圆百里40多个县，他就是自行车。几年下来，自行车他骑坏了6辆。每换掉一辆自行车，他就如告别一匹老马，老马倒下了，不老的老赵还要继续战斗。

每每出发，他车把挂一个破包，鼓鼓地塞满干粮。当中午家家户户飘出饭香，肚子咕噜咕噜抗议时，赵文岭就找个背人背风的角落，啃几口干粮，喝几口凉水。在他看来，自己一家家敲门一趟趟走访，已经叨扰了太多，决不能再拿个人事情麻烦乡亲们。

1993年清明节前夕，他决定上省城，寻访英雄的三弟马进坡。兜里比脸还干净，没有一分钱，本斋村一个马氏兄弟，主动给他80元钱。买了两个胶卷，剩余的40元钱，他放在了贴身的内衣口袋，按了又按。

可是，当他兴奋地敲开地址上的那扇门时，马进坡已于不久前离世。他说，也算幸运，在英雄兄弟家一个瓷盘上，他拍到了英雄留在世上的唯一一张全身照。

随后几天，他选择了华北烈士陵园英雄墓地。白天，他点点滴滴，角角落落，仔细搜集拍摄。晚上，他睡在墓旁柏树上，跟夜宿的鸟一样。视野里是穹隆星斗，身旁是乍暖还寒的风，耳朵里是或细小或粗大的声响。把单薄的衣服裹了又裹，怀抱着相机，赵文岭只觉得一份满足。离英雄咫尺，英雄已无语，自己必须还原英雄的足迹，让历史记录，以自己的方式为英雄歌唱。

他一次次从子牙河出发。能走路，他绝对不坐车；能露宿，他绝对不住店；能填饱肚子，他绝对不多花一分钱。走破了多少鞋子，赵文岭记不清了，但他记得30年前那只烧鸡。那是他带给要采访老兵的家乡风味，老兵没有找到，尽管自己又渴又饿，但烧鸡他舍不得吃，对于他来说，那东西太奢侈。就这样，他南到深圳罗湖口岸，东北到黑龙江双鸭山，西北到中蒙边境新疆、阿勒泰，行程万计，为140多个回民支队老队员留下影像资料。在家里，腾出一间140平方米屋子，做了马本斋展览室。

2006年，新疆奇台三个泉边防连，于此，他找到了马本斋回民支队归属地。找到家一样，他住了下来，一个多月，他给战士们讲马本斋，向连长申请跟战士一样训练站岗，站最冷的那班，半夜十一点到凌晨一点。穿军装，戴军帽，握钢枪，零下30摄氏度，茫茫雪原，100公里边防线，静夜里他用最灵敏的触角，搜寻时空里英雄的气息。

身心发肤浸染了英雄的气息，赵文岭脚步无法停歇。2018年，他直肠癌手术出院不满十天，药线刚拆到一半，偶然听说内蒙古有个健在的回民支队老兵，没有半分钟犹豫，他再次出发……

子牙河流出献县，至廊坊大城县有个叫作子牙的村庄。据说，这是子牙河名字的来历。对于这些，赵文岭并不清楚。他记不清的还有许多，比如，央视、新华社等各级媒体，何时报道他，各地给了他多少荣誉。但作为马本斋纪念馆研究室主任，他非常清楚的是马本斋回民支队。英雄们曾战斗在子牙河两岸，声震冀中战区，小到哪座桥头据点被英雄端掉，哪棵老桑树掩护过英雄，大到冀中军区总司令吕正操如何赞赏马本斋，毛主席称赞回民支队“能征善战”“百战百胜”，马本斋去世后，主席亲笔题词“马本斋不死”等，他都如数家珍。

跟英雄一样，从子牙河出发，他用心魂唱响英雄的歌。

1994年，马本斋逝世50周年，北京民族文化宫，他第一次为英雄举办展览。自此，他走向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举办展览200多场，举办讲座1600多场，场场震撼。其中，在河北大学那场，他收到留言稿一尺多厚。

跟马本斋像摆放在一起的，有赵文岭100多本日记，记录着30多年的走访，每个本子扉页都工整地写着同样一句话：祖国至上。

马本斋是子牙河走出的民族英雄，赵文岭是子牙河畔的歌者，如一只虔诚的鸟，哪怕喉咙嘶哑，他也要歌唱。

读城

沧州的性格

马明博

和人一样，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城市的性格，就是提到这座城市时人们在第一时间所能想到的一个简约的感性印记。比如北京的大气、上海的浮华、重庆的火辣、成都的休闲、广州的时尚、拉萨的神秘等。

一座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个性。标志性的建筑是城市性格的载体和灵魂，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双子座大厦”、东京的银座、北京的天安门、耶路撒冷的哭墙……

表述沧州的性格时，我陷入思考，哪座建筑代表着沧州的性格呢？

真正的建筑艺术是决不重复，一切都独一无二。历史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产生这样一个城市，也是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是不可替代的。差异即美，有差异才有丰富，每个城市的自然条件不同，界定的空间不同，城市理念和行为形象也不同，怎么可以都弄成一副模样？但，建筑的个性必须是从生命内部放射出来的，是从城市灵魂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目前，中国建筑界饱受世界同行批评的是城市缺少个性。从南到北，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千城一面”。沧州也未能幸免。

在建筑中找不到沧州性格的指代者，只好将目光投向人。

人也是城市性格的载体，城市性格渗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之中。

谁是沧州性格的代言人呢？哪个关键词能够指代沧州性格呢？

是纪晓岚的宽恕？

走出沧州之后，纪晓岚被乾隆皇帝任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他惨淡经营十三年，主编《四库全书》告成，分经、史、子、集四部，凡3461种，79309卷。他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清代目录学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

是张之洞的务实？

作为洋务派的首领之一，张之洞一生效忠清政府。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后，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中，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在武汉，他开办了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厂，比日本最早的八幡制铁所还早七年；他建立的湖北枪炮厂，虽然从时间上晚于沪、宁等地的军工企业，但其设备、产品之先进，明显后来居上。

张之洞开时代风气之先的诸般作为，涉及近代工业、商业、交通、文教、军事等领域。他的实践，对于当时的中国甚至亚洲，都具有前驱先路的示范意义。所以，1953年，毛泽东谈到民族工业的发展时，尤其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是大刀王五的刚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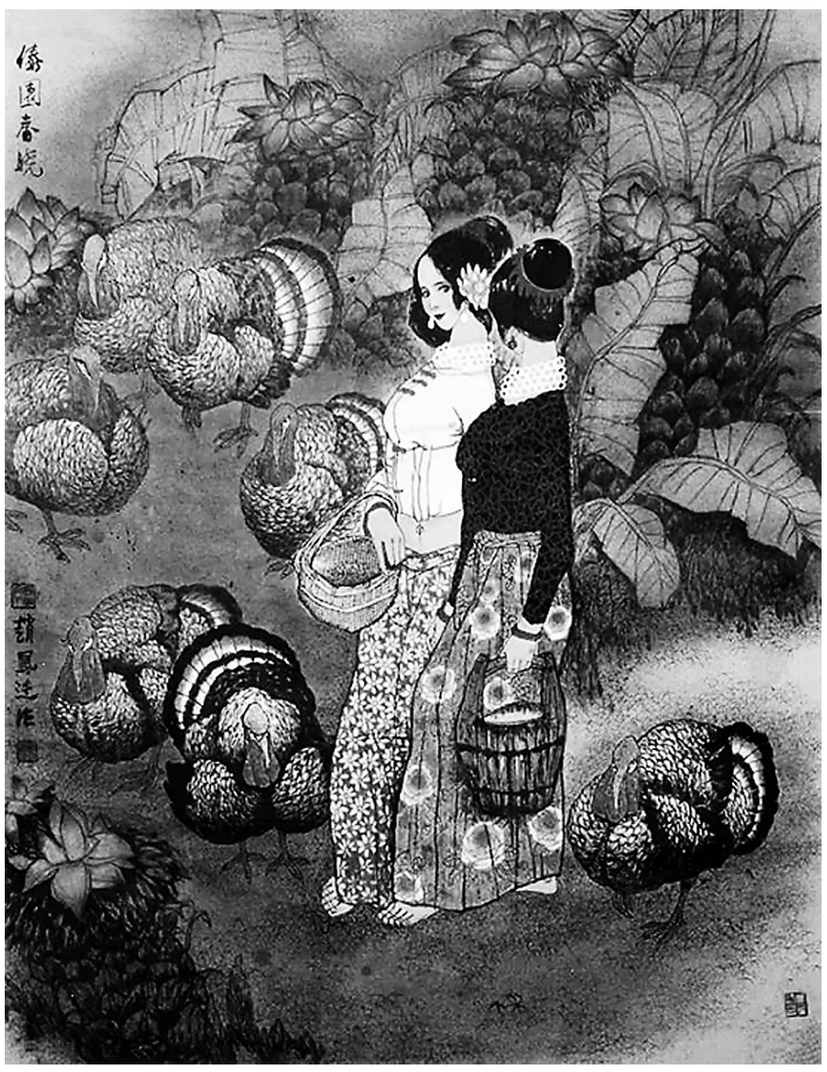
沧州人尚武，尚武者刚毅。大刀王五是代表人物之一。王五，本名王正谊，字子斌。习武时，他在师门排行第五，刀法纯熟，德义高尚，故人尊称他为“大刀王五”。王五行侠仗义，曾与谭嗣同为知己，支持维新派。1900年，王五率众反抗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终因寡不敌众，被枪杀于前门，死时56岁。在民间流传的晚清十大高手谱中，王五与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齐名。

是冯道的忍耐？

冯道，唐末五代时的政坛“不倒翁”。第一次知道冯道这个名字，缘自读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五代十国时期，频频改朝换代，而哪一位皇帝都离不开冯道，请他做宰相。宋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骂他曾相六帝，没有气节！

南怀瑾先生却说：“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够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80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在五代这80余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中华文化、保留国家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顾全大局，背上了千秋的罪名。”

沧州的性格，是个复杂的多面体。然而，宽恕、刚毅、务实、忍耐，这四点一直贯通于古今沧州人身上。



傣园春晓（国画） 赵凤迁 作

人间

小城秋雨

蒲子江

我爱秋雨，淅淅沥沥，温温柔柔的。静静地听，静静地看，是一场心与心的对话。

钢筋水泥里生活久了，秋的行踪变得那么缥缈，无息地来，又无声地去。唯一令人触碰的，便是稀疏却饱含诗意的雨，它就像举杯倾洒下的清酒，醉人。欣赏秋雨之美，是一种放松，更是一种享受。

清晨的秋雨，如同一位清秀、忧郁的少女的泪，空濛又安静，淡而薄的晨雾在她眼中氤氲，如何不惹人怜爱？傍晚的秋雨，则成了一位垂垂的老叟，孤寂萧索，好像在诉说着旧事，使人不禁渐生苦楚的心情。清冷的风，微凉的雨，轻轻摇曳的桐叶，叶下眯着眼睛静栖的雀鸟，树根旁嚼土的秋虫，在雨色中撑起的五色伞，沿屋檐滴落雨水的青瓦老房……秋雨让一座先前还车喧人闹的小城须臾间宁静了。

小城沧州，在雨中是宁静的，清新的，朦胧的。那种氛围就像一位美妙女子，轻罩着一层薄薄的面纱。

小城沧州，又如一位沐秋雨而立的老者，循着历史的过往，站在那曾历经千年风雨侵蚀仍矗立不倒的斑驳城墙上，回首着古城的一些前尘往事，感受着旧日的沧桑与悠远，虽有迷茫与伤怀，但亦释然。充斥古城的刀光剑影与鼓瑟争鸣再刚烈与血腥，也只不过是历史的片段，在阵痛之后必会随风般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空余后来者对前朝往事的迷惑与喟叹。或许正因如此，小城的秋雨总会给人一种穿透时空的感觉。当年金戈铁马，如今静谧安宁，一场秋雨让沧州古城沧桑尽显。

倚窗听秋雨，仿佛是昨晚的觥筹交错，高谈阔论，抑或是爱人的耳畔缠绵低语。安安静静地听一场秋雨，更何况是小城的秋雨，它别有一番韵味。每场秋雨，我都能从中听出不一样的味道来。

假日闲暇，秋雨绵绵，涤彻心田，抚慰灵魂。秋雨轻轻地抚摸着玻璃，静悄悄地滑落，留下一道道美丽的痕迹。或斜斜的，或密密的，或婀娜的，或曼妙的，似一根根丝线，从天而降，在空中飞舞着，或缠绵，或胶着。“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楼下，路面如镜，一朵朵伞如花。远处，雾蒙蒙的，黑瓦白墙，湿漉漉的。

呼吸着清新中夹杂着丝丝凉意的秋，仰头望天，挥挥手向秋天的雨道别，约好一定要在这静谧的小城中安眠一夜。

坝上秋牧 任建军 摄

传奇

龙鳞湾传说

张君庆

民间传说中，蛟要想化龙，除了需修行千年，还得度过天地人三劫。天劫也称雷劫，蛟必须得登天，去承受天雷焚身之苦，承受得住即可化龙翱翔天际，承受不住便灰飞烟灭，千年道行毁于一旦。地劫是走蛟之劫，蛟要想化龙必须进入大海，于是蛟便会在道行圆满之际，从大江大河顺流而下，冲进大海，这个过程叫走蛟。由于蛟自带浪潮，很容易造成江河决堤，保佑平安的各路神灵就会设置很多屏障，百姓们也会想出许多办法，包括用刀兵之气等来阻止。因此走蛟入海也是困难重重，一旦不成功，就会堕入深渊，永世不得化龙，此为地劫。而人劫便是俗话说的讨封，据说走蛟时遇到的第一个人，若给说上一句封正的话，比如“这条龙真大啊！”那蛟便可以入海化龙成功。若无人给封正，比如说了：“这蛇真大啊！”那蛟龙便会化龙失败，而蛟也会报复那个不给封正的人。

沧州的宣惠河，曾叫王莽河。是黄河入海故道，每逢雨季，便洪水滔滔，巨浪滚滚，这个黄河入海口也成了走蛟入海，度劫化龙的必经之路。大约在两千年前，在这个黄河入海口的河湾内，有一个小岛渔村，村人皆以捕鱼捞虾为生。

一日，有位姓杨的老汉像往常一样到河口捕鱼，刚把渔网撒下，忽听前方传来轰轰隆隆之声，抬头望去顿时吓得脸色煞白，只见河道之中巨浪翻腾，水势滔天，滚滚洪流沿着河道向入海口汹涌而来，老汉顿时被吓傻了，他从未见过如此景象。过了许久才反应过来，是不是遇上了入海的走蛟？他想划船靠岸，早已来不及了，滔天巨浪顷刻而至，且狂风骤起，天色随之变暗，杨老汉慌忙伏身趴在船上，两手紧紧抓住船帮，双目紧闭，小船忽而被推向浪尖，忽而又跌入谷底，上下颠簸，左右摇晃，随时都有颠覆沉没的危险。过了许久感觉情况好了一些，杨老汉慢慢爬起来抬头一看，一条巨大的蛟龙横亘在宽阔的河道之中，几十丈长的身体浮出水面，浑身的鳞片簸箕般大小，金光灿灿，硕大的脑袋上铜锣一般大的两颗眼睛正注视着自己。

不曾想江河走蛟的竟然是真的。于是鼓起勇气，铆足了劲向那巨蛟大喊一声：“好大的一条龙啊！”

那巨蛟却像未曾听到一般，还是双目紧紧盯着老汉，杨老汉被吓得腿都软了，心想不会是巨蛟没听到吧，就又加了一句“龙王爷快入海吧！”话音刚落，只见那硕大的身躯猛然跃起，一声咆哮飞腾在半空之中，同时裹挟起一团团浪花飞雾，直奔大海呼啸而去。宽阔的河面很快风平浪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杨老汉站在船头，感觉像是做了一个梦。他回去后将此事告诉村中邻里，人们对此事大多是半信半疑。

当天晚上，梦见一个须发皆白的威严老者向杨老汉作揖道谢，来者说自己便是昨日江中之蛟，托您老人家吉言封正，现已渡劫化龙。为表谢意，特留下龙鳞一片，后会有期。

杨老汉从梦中醒来，本以为只是一场虚幻，竟然在门口发现有一片龙鳞。簸箕大小，厚厚实实，金光灿灿，像一枚硕大的铜钱。仔细看上面还有几行字：“今日化龙去，且留一片麟，开年封王时，必报河湾人。”

杨老汉向邻里们讲了这个梦，村里人纷纷来看龙鳞，惊叹不已，仔细揣摩那几行字的意思。这四句话中别的字都好理解，只是一个“开”字，大家不解其意。后来一位白发白眉白须的长者，仔细端详后频频颔首，他告诉大家，“开”由两个“千”字组成，是说两千年之后，化龙之蛟当能封王，到那时这位龙王爷一定会回来报答生活在河湾中的后代子孙。

龙鳞乃神物，长者建议尽快在村旁为这位龙王爷塑身修庙，并将龙鳞供奉于庙前广场的高台之上。斗转星移，日月交织，天长日久，风吹雨淋，龙鳞遂化作一汪汪碧水，供人们养鱼养虾，制卤晒盐，使当地百姓得以丰衣足食。百姓为了感念龙王给的恩德福惠，把王莽河改称宣惠河，意思是要世代感念宣扬龙王爷的恩惠，并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坚守河湾村这个蛟龙入海的风水宝地，人们盼着到双千年之后，尽享富庶繁华，兴旺发达。

时光进入21世纪，宣惠河入海口附近果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骅港横空出世，经济发展异军突起，新城区建设也如火如荼，昔日河湾之内的盐池虾池现在变成了沧海文化风景区。据当地老人们讲，这个沧海文化风景区，追根溯源就是当时龙鳞化出水汪子的地方——龙鳞湾。

市作协诗歌委员会精研燕金城诗歌

本报讯（记者）为增强沧州诗人横向交流，提升沧州诗歌创作水平。国庆长假期间，市作协诗歌委员会10余名诗人、评论家，对我市诗人燕金城近期发表在《诗选刊》《意林》《沧州日报》等报刊的120余首诗，及最新写作的80多首诗，进行了精细研讨，分析了长处与缺点。并结合燕金城的诗，对当下的诗歌写作进行交流与探讨。

燕金城在献县一中40年教学中，一直坚守诗歌写作，并对语文教学起到了互动作用。近5年来，进入写作井喷期，在全国报刊陆续发表3000余首诗歌，并在一些全国性诗歌比赛中，获得30多个奖项。在由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诗潮》《当代诗人》共同主办的，2019·第三届十佳当代诗人评选活动中，燕金城被评为“十佳当代潜力诗人”。